

故宫的书法风流②

“蔡襄论者”认为，“宋四家”中的“蔡”原本就是蔡襄，与蔡京扯不上关系。“宋四家”中，蔡襄年龄辈分在苏、黄、米之前，书法地位却排在他们之后。很多人给出了一个解释，即：虽然蔡襄是宋代第一位系统整理前世书法遗产，进而重建了书法秩序的书法家，但他恪守法度有余，创新意识不足，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，所以才排在苏、黄、米之后。也就是说，苏、黄、米、蔡四人的排名，不是以长幼为序，而是以书法成就，以书法史地位为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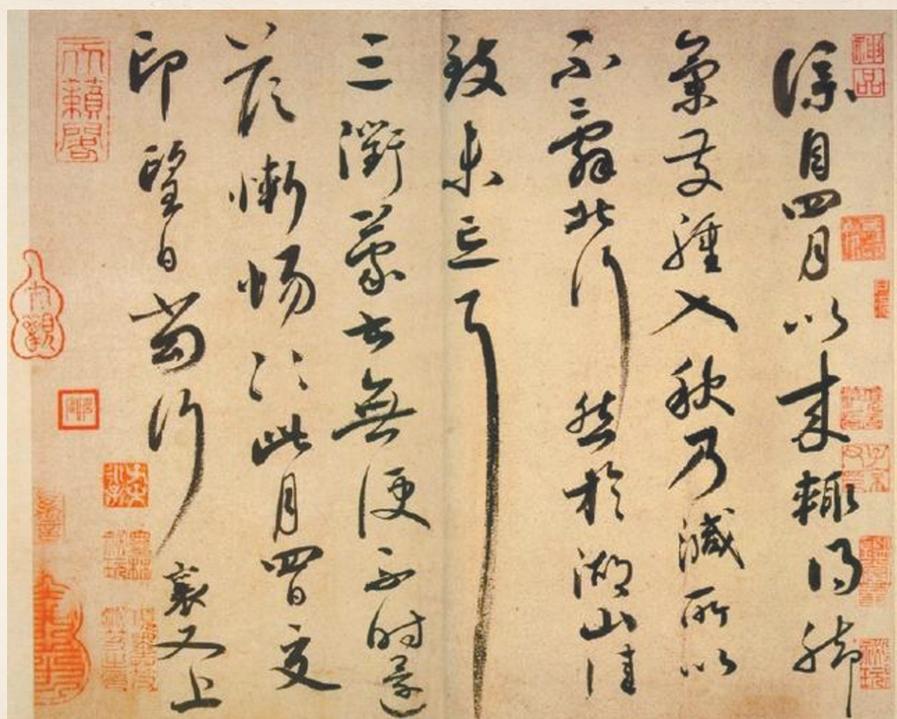
蔡襄：自成一家创造“飞草”

□祝勇

好的书法和最好的书法，还是可以在毫厘之间，辨出高下。



蔡襄像



《脚气帖》北宋蔡襄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创造“飞草”
融章草飞白书于一体

元代王芝在跋蔡襄《洮河石研铭》中还说，自苏、黄之后，“尚意”书风成为书坛主流，而崇尚法度的蔡襄则显得“过时”，假若北宋，蔡襄无疑应该排在四家之首，而在南宋以后，就只能屈居于四家之殿了。直到蔡襄创造了“飞草”，把章草和飞白书的写法融汇在一起，他个人的性格才真正显露出来，他的书法才呈现出天外飞仙的气质。

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写道：“近岁蔡君谟又以散笔作草书，谓之‘散草’，或曰‘飞草’，其法皆生于飞白，亦自成一家。”苏东坡敏锐地看到了蔡襄书法中超越唐人的地方，说：“如君谟真、行、草、隶，无不如意，其遗力余意，变为飞白，可爱而不可学”，还说，“余评近岁书，以君谟为第一”。

写于皇祐三年（公元1051年）的《陶生帖》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），应是蔡襄“飞草”成熟的里程碑之作，但我最喜欢的，是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《扈从帖》和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脚气帖》。

《扈从帖》，纸本行书，纵23.3厘米，横21.4厘米，约书于皇祐四年（公元1052年）春，是蔡襄四十岁时作的一通信札，是说自己感了风寒、身体不佳而已，行笔却如行云流水，飞舞灵动，没有一丝犹豫，中、侧锋兼用使线条呈现出方圆变幻，使字体呈现出极强的立体感。

更潇洒的，还数《脚气帖》。虽然蔡襄患了脚气，行走艰难（“仆自四月以来，辄得脚气发肿，入秋乃减，所以不辞北行，然于湖山佳致未忘耳”），但

没人挡得住他用笔尖行走。

他走在《脚气帖》上，步履急促，跳跃变化，闪展腾挪，别有一番风神洒脱。走就走吧，米芾肉麻地形容他的字如行走的少女：“蔡襄书如少年女子，体态娇娆，行步缓慢，多饰名花。”你看他“不辞北行”的“行”字，那一竖拉得很长；“未忘耳”的“耳”字，更是一笔到底，笔者看他不像缓步慢行的少女，倒像一个大步流星侠客，无比的豪气，无比的霸气。笔者不喜欢脚气，但却喜欢豪气与霸气，也就喜欢这奔腾豪迈的《脚气帖》。

“散帚自珍”
不轻易把墨稿送人

尽管从开宗立派的角度上讲，蔡襄还够不上大师，不像现在有的人胆肥气壮，有点小名气就迫不及待地自封“大师”，在广播电视上到处嚷嚷，但蔡襄在书法史上的地位，还是无法撼动的，无论当朝皇帝，还是后代书家，都是他的粉丝。甚至于蔡襄自己，都“散帚自珍”，轻易不把墨稿送人。北宋许将《蔡襄传》说：“公于书画颇自惜，不妄为人，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，仁宗尤爱称之。”

欧阳修《归田录》里记录了很多文人段子，也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事例让人明白了，那些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士大夫，并非总是那么义正辞严、器宇轩昂，他们其实是很好（hǎo）玩儿的，也是很好（hào）玩儿的。其中就有一段是关于蔡襄的，笔者至今记忆犹新：说欧阳修写《集古录》，请蔡襄写《集古录目序》。蔡襄书法在当时的名声就很大，“其字尤精劲，为世所珍”，当然不好意思让他白

写，欧阳修知道蔡襄对文房用具和茶叶很有研究（蔡襄曾写过关于茶的专著《茶录》），就送他鼠须栗尾笔、铜绿笔格、大小龙茶等物作润笔。蔡襄见后，笑着说，这些礼物品位不俗，他很喜欢。过了一个月，有人送给欧阳修一筐清泉香饼，清泉是产地名，香饼是一种石炭，“用以焚香，一饼之火可终日不灭”。蔡襄得知消息，很眼馋，痛心疾首地说：“香饼来迟，使我润笔独无此一种佳物。”

蔡襄法书的动人之处，在于它的自然清韵、透明见底，一如他的个性。他不装，不伪饰，心态放松不纠结，一切遵循他最真实的意愿，所以他秉持法度而超越法度，融通古今又化掉古今，下笔如落花散藻，如烟龙蛇，随手运转，奔腾上下，成为书法史上至美的风景。

在《贫贤帖》（北京故宫博物院藏）里，蔡襄写下这样一段话：昔之贫贤寒俊，偶有流落失职者，其为文章，多所怨诽，不得其正。又况久处乐而行患难，乃能克意文翰，而无前所累者，非胸中泰定，有以处之，非数数能也。故人

弟以示余，故书。襄。

他认为，一个人作诗写字，重要的是胸中泰定、平和温厚、圆融开朗、精神欢喜。无论为人还是写字，假若层层算计，步步为营，就一定不会成功。正是因为这种直率与透明，他才能出手弹劾他的老师晏殊而心底没有一丝阴影，也才能患脚气而不讳言，堂而皇之地写入手札，流传于世。蔡襄行笔的奔走转折间，宋人书法的写意特征，已喷薄欲出。

仓皇困顿中
法书依然端丽自然

晏殊自从被蔡襄弹劾出京，贬为工部尚书知颖州，转眼之间已过十年，直到至和元年（公元1054年）六月，时任河南知府兼西京留守的晏殊，才因病回到东京。

宋仁宗要去看他，晏殊派人给皇帝捎信，说：“我老了，又重病在身，不能做事了，不值得被陛下您担心了。”一天，晏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骑着白马，在一座桥上飞奔。突然间，桥断了，白马把他甩到地上，兀自飞天而去。

没过几天，晏殊就在病榻

上咽了气。

那一天，是至和二年正月二十八日（公元1055年2月27日）。收录在《晏氏宗谱》中的《祭楚国元献公文》，记录了前去祭悼的人的名单，其中有：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梅尧臣、包拯、韩琦、宋祁、张方平、唐介等。但没有蔡襄的名字。

查蔡襄年谱，至和二年正月，蔡襄权知开封府，六月才离都，乘船沿汴河东下，前往泉州赴任。这个时间点，刚好可以吊唁恩师晏殊。

但他没有去，这一定不是因为他的脚气。

是否因为其他身体原因，不得而知。在今日留存的大量书札上，都有身体不佳的记录。比如：在晏殊去世四年之前（皇祐三年，公元1051年）写下的《纤问帖》，蔡襄就说自己“适会疾未平，殊不从容”；也是这一年写下的《入春帖》也说：“去冬大寒，出入感冒，（积）劳百病交攻，难可支持。”

蔡襄在东京时，就一直病恹恹的。到泉州、福州后，身体更加不好，这一点从《持书帖》《谢郎帖》《扈从帖》上看得很清楚。《谢郎帖》写：“今见服药，日觉瘦倦，至于人事，都置之不复关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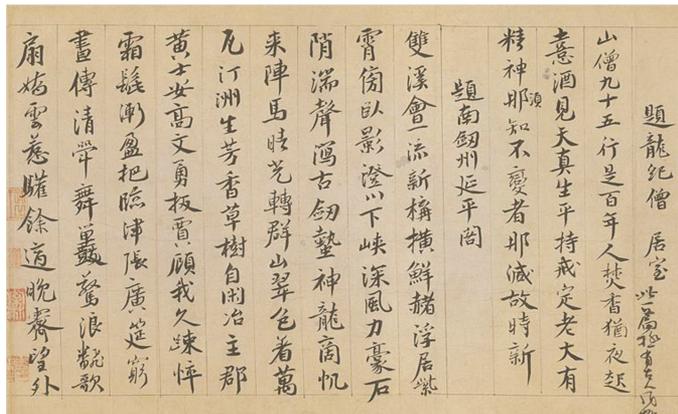
身体不好，也就万念俱灰了。但他的字，却永远是端丽自然、精神朗健，纵然在仓皇困顿中，依旧透射出生命与自然的光色，像他喜欢的春茶，亦像他《自书诗》卷里所写那位老僧：

山僧九十五，行是百年人。

焚香犹夜起，煮酒见天真……

蔡襄的法书和晏殊的词，其实是殊途同归。

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

《蔡襄自书诗》卷 北宋 蔡襄 故宫博物院藏